

齊氏業書

6-14

9

270 - 6

道光元年辛巳新鐫

三輔決錄

二酉堂藏板

三輔決錄序

賜進士出身知玉屏縣事壽翰林院庶吉士成威張澍纂

史通書志篇云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
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
事盡在是矣補注篇云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
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夔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
叙事存於細書按岐纂決錄据其自序苾管人徵引逸篇其書
不類譜牒至摯虞之注弁陳壽等三書亦不相侔劉氏所考未
爲精矚大抵簡者爲錄詳者爲注又決錄多作韻語卽史通所
謂文言美句也諸書徵引錄弁注不盡分晰余鈔撮特分別之

隨志七卷舊唐志亦七卷新唐志十卷故多於貞今定爲二卷

蘇詩編大列世

年序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三輔決錄原序

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

一有大夫字

二千石及高貴皆

一作

曰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豳

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執進權惟利是視
余曰不才生於西土耳其能聽而聞故老之言曰能視而見衣冠
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曰乎冬夢黃髮之士姓名明字
子真弄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
近從建武曰來暨於斯今其人旣亾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
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後漢書本傳注

澍按冊府元龜引故謂之決錄下又云岐恐時人不盡其意

三車法金片
故隱其書惟目示同郡嚴象又按太平御覽引云予自冬
修而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此黃髮之老嫗姓爲予
明字曰子真昇寤言言必有中夢中指言予授其人子真評
之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錄字句昇
本傳注引微異

三神共繪氣車

後漢書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
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
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巨廉直疾
惡見憚季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勅兄
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
何言哉可大一圓石於吾墓崙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
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
去官爲親行服鞞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
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

中常侍左官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
曰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玳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曰玳
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玳深毒恨延熹
元季玳爲京兆尹岐思旤及乃弁從子戩逃避之玳果收岐家
屬宗親陷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溝岱靡所不歷自
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
常人停車呼弁共載岐思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
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
孫賓石闔門百口甄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曰實告之遂曰俱
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

壁中數季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
聞之同時並辟九季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
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累
黨事免因讓次曰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
季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檄岐拜議郎
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
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
等所執賊欲脅曰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
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曰
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

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并公孫瓚爭冀州
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
兵安人之道又遺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并岐
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畱得篤疾經涉二季期者遂不
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
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
當交趾平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
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鞬廷并將軍并心同力
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
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焉後不絕時孫嵩

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其上爲青州刺史岐曰老病遂畱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曰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奉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佐又自畫像居主佐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曰單被卽日僂下下訖僂掩坎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澍按太平廣記引范曄後漢書云趙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菑善畫自爲壽藏於郢城中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佐自居主佐各爲讚頌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

弁今書微異又按水經注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王莽曰
爲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
用存情好叙其宿尚是岐依劉表時沒葬於郢也

晉書摯虞傳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曰延福違此而行所曰速旤然道長世短旤福舛鎔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貢憤或迷或放故僭之曰身假之曰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弃彝倫輕舉遠遊曰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曰正反之曰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曰明夫任命之不可違故佗思遊賒其辭超詣爲世所稱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或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堂親策之虞對切直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畱心政
事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虞上太康頌曰美晉德帝嘉之曰母
慝去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佐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
今尺長於古尺宜曰古爲正潘岳曰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
駁曰咎聖人有曰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曰存時
用故參天兩地曰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曰定長短之度其他
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
三辰則縣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摺之規矩則
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
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

署用之孔穴垂鎔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
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
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
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曰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
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
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憎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
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
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曰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曰
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事儀典甚悉虞又曰漢末喪亂譜傳
多亾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纂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

三車沙金
曰爲足曰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曰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
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佺一等後曰主者承謔失旨改除之
虞上表曰臣聞簪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曰
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壽乙巳詔書遠稱先帝遺惠
餘澤普增佺一等曰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於遠近莫
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曰主者思文不審收旣徃之
詔奪已澍之恩臣愚竊曰爲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
荀顗篡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
之制乃自上古是曰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瀝文限
三十六日魏氏曰降旣虞爲節皇太子昝國爲體理宜釋服卒

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曰爲名非旣
葬有殊降周室曰來謂之喪服喪服者曰服表喪今帝者一日
萬機太子監撫之重曰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
又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
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曰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
孫亦體君傳重由佗成而服全非曰季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
社事皆有依據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
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糧絕饑甚拾橡實而
食之後得歸洛陽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已來
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